



自画像,李竞雄制



无题,莫瑞吉奥·卡特兰制



碉堡,张雷设计

四方当代艺术湖区 山巅云间的 乌托邦

沿着南京老山的山路上行,在貌似尽头的地方,蓦然遇到一个转折,眼前豁然出现的风景,就是四方当代美术馆的所在。20多幢形态各异的建筑物隐匿在山巅、云间、湖畔、林中,与中国式传统园林讲究的“曲径通幽”暗自相合。

这座今年11月2日刚刚开馆迎客的“园林”占地三四百亩,规模比它的所有前辈都大得多,难怪它如今的拥有者陆寻会不止一次地提起,“这是一处全世界都前所未有的艺术馆。”

陆寻是作为投资人之一入主这里的,最初的目的当然是在这里获得收益,但在日渐受到身边这些作品影响之后,这位刚刚31岁的年轻人突然意识到了这处艺术馆的真正意义,“希望更多人能从这里理解到当代艺术的意义。”

现代快报记者 贾磊/文 施向辉/摄

十年

一个全世界前所未有的艺术馆,24幢独立建筑,出自24位当代大师之手

2003年,24名散居世界各地的著名建筑师接到邀请,来南京佛手湖畔参加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实践展。当年的报道中,依然能看到组织方的雄心勃勃——“该展览的创作和建筑周期为两年,24位建筑师每人都将为该展览设计一幅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将于2005年10月1日建成于南京市浦口区的佛手湖畔,两年以后,这里将成为国际艺术会展中心。24幢建筑物中,4幢为公共建筑,20幢为艺术家工作室。”

当时,不管是组织方、策划者,还是前来参展的艺术家们,没有人会想到,开馆的时间会推迟到8年之后。

10年前的陆寻刚刚21岁,还是一名在英国上学的大学生,对于艺术品收藏,他刚刚提起兴趣,却还没摸到门路。不过,在他父亲陆军——一位四方艺术湖区投资人的要求下,他开始逐步关注并参与这次规模宏大的展览。

“所有人都低估了难度。”上周四,陆寻在湖区最显眼的建筑——四方当代美术馆的大厅里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采访。他刚刚31岁,但眼神里流露出的,是与年龄不相符的成

熟和自信。

这是为期10年的工程给予他的“礼物”。

“整个建设过程中,我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政府、海关、投资方、材料生产商、艺术家。”陆寻说,出乎他的意料,那些看起来不修边幅,生活随意的艺术家,是最难打交道的一群人。

在陆寻眼里,这24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说着完全不同的语言,几乎每一个都需要自己的翻译;又因为都是已经成名的大师,有着各自的骄傲。重要的是,他们把眼前的建筑物当成是作品,而不是产品,所以,他们几乎毫不妥协。

“他们画好了设计图就离开了,却不关注工程的进度,在建筑中,有一些建筑师采用的都是新的材料,有一些,只能进口。”陆寻说,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次,有时,建筑工人不得不停下进度,花两年时间来等一种材料的国产或者进口。湖区入口处的四方当代艺术馆,在建成接受消防部门验收时,被要求必须加上一处用以逃生的梯子,为了这梯子,陆寻不得不花了大量的时间与其设计者斯蒂文·霍尔交涉。

幸运的是,今年11月2日,这个艺术湖区总算开馆了,这里被命名为“歧异花园”。

从老山上的一个入口进来,能看到此处奇异的花园——山间雾气在太阳光的照射下慢慢消散,一幢幢造



位于老山的四方当代美术馆,斯蒂文·霍尔(美)设计

“国外的媒体对这里关注不够,反倒是我们更需要宣传,但目前看来,南京本

——陆寻



陆寻

型各异的建筑物慢慢显露出本来面目,它们中有竹竿环绕的玻璃房子,有四周全是石头的光之屋,有帆船造型的二层阁楼,也有带“弹孔”,厚重敦实的碉堡。山坡上的树木被保留了下来,蝴蝶与野蜂穿行于道路和房屋之间,让人惊奇的是,原本不属于这座山的建筑物群,居然与山间湖畔原有的景色融为一体。

“当初的主题就是‘重建平衡’。”陆寻嘴角挂着笑意。

本质

展示空间以顺时针方向蔓延开来,只有走进其中,才会发现里面的奇妙

四方当代美术馆坐落于湖区的入口处,也是地势最高的建筑物,从外面看起来,这个美术馆与一般的“建筑”关联不大,反而更像随意堆砌在一起的方块,建筑物的上方是一个悬垂的半透明结构,好似悬浮半空中,展示空间以顺时针方向蔓延开来。只有在走进其中时,才会发现里面的奇妙。

这是一个只有一个方向的展示区——从入口进去后,只能顺着一件件展品往里走,通过一个电梯,才能到达二楼,在二楼,游客同样只能往前。

在一般人看来,里面的展品同样难以理解——《我们人民》看起来只

是一个巨大的铜片;《无题》则只是躺在地上的一匹马;《爆炸》看起来像是边角废料组成的雕塑;在二楼的展厅里,还有一个由老旧自行车扭曲改装成的奇异物。

“其实这都是艺术家在向游客展示自己的思想,通过他们自己的方式。”陆寻说。在每一件作品前,陆寻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来解答作品的意义,这让人们很难看出,他之前只是一个剑桥大学纳米科技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刚刚接触收藏不久。

“我一开始也不懂,所以,我选择去看,去听,去学习。”陆寻说,在国外的时,他会去许多艺术馆接受熏陶,然后,再找来一些专业的书籍学习,在建设“歧异花园”期间,他也会去与那些艺术家进行交流。

如今,陆寻认为自己已经“摸到了当代艺术的门把手”。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情绪和想法,比如说我,我是南京人,以前住在市中心,每天出门,先遇到的就是堵车,到处修路,乌烟瘴气,噪声和污浊的空气,我就会愤怒,但我表达愤怒的方式可能是骂,可能是发牢骚。但对于艺术家们来说,他们表达这些情绪的方式不同。”陆寻解释说,展馆中,《我们人民》是艺术家按比例复制的自由女神铜像的其中一部分,这些局部完全按照雕像原来的规格制作,表面有很薄的镀铜,但永远不会被组合安装起来,隐隐地暗示了“自由精神”的肢解和分离;

何岸的作品《风轻似小偷》,看起来只是一块块水泥砖堆积,实际上是“对今日中国作为一个大建筑工地的评论”;而中国最优秀的观念艺术家徐震和他的设顶公司也为展览特别制作了装置“运动场”;草地上网状的小径不仅是“歧异花园”的物理象征,也是一种历史和社会变革的写照。

11月2日,“歧异花园”开幕展上,艺术史学家,知名策展人菲利普·皮洛特称,“这是一次对当代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抗争。”而四方当代美术馆的设计者霍尔则坦言:眼下中国非常多的楼房正在兴起,但只有非常少数能够称之为“建筑”。

“在我看来,人们需要接受艺术的熏陶。”陆寻说,也正是这个湖区存在的本质意义。

未来

已经投资了10个亿,但目前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陆寻有信心走下去

艺术湖区在老山山巅附近,佛手湖畔,这里风景秀丽,却因为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尚未成为房地产开发的热门地块。不过,这块艺术馆是占据了300亩大小的土地,这让这座私人艺术馆在先天上,就有着巨大的成本。

更不要说这里的那些建筑物和

艺术品了,投资方不计成本的打造和设计者原本的名气,让它们同样有着巨大的成本。在每一幢造型各异的建筑物或者艺术作品前面,都有一个显赫的名字,其中包括矶崎新、妹岛和世、王澍、戴维·艾德加、耶、艾未未、张永和、欧蒂娜·戴克、路易斯·曼西拉等这些建筑大师。

“目前已经投资了10个亿。”陆寻苦笑。

这简直是无法避免的,在巨大的成本面前,艺术湖区目前带来的收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湖区的门票是30元,美术馆的门票是60元,开馆几天以来,每天的游客不超过50个。

“大多是慕名而来的人,很少有人进来。”陆寻说,目前的收入连人工的成本都不够,更不要说收回之前巨大的成本了。这几乎是当下国内私人博物馆遭遇的共同困境——投入巨大,几乎没有产出。

不过,艺术湖区走到这一步,也只能继续走下去。而且,陆寻也有信心。

“首先这种形势在改变,国家目前在支持艺术品收藏,以前想要从国外的博物馆借一件艺术品来国内展览,光在海关,就需要付出巨大的精力,如今有了上海自贸区,这种程序被简化了。”陆寻说,更重要的一点是,现代人对于艺术品的需求在增大,“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近这个领域,去学习,去感受,而这里,就是

他们需要的地方。”

不过,陆寻也认为,潜移默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付出太多的代价,“我们需要宣传,但目前看来,南京本地的媒体对这里关注不够,反倒是国外的媒体很感兴趣。”陆寻说,目前,已经有很多家国外的媒体联系到他,而且,已经有好几个国家大使馆的文化参赞来到四方艺术湖区进行参观。

一个能看得见的利好消息来自交通方面——明年,地铁十号线、地铁三号线、纬三路过江隧道将会开通,老山附近的交通条件将会大大改善,陆寻打算先把这里打造成一个人身体与心灵都能享受的度假地点,为所有的艺术建筑注入实用价值,它们可能成为酒店、会议中心……

“未来,还可能在湖边打造一片别墅。”陆寻说。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用一种当代的方式,重新言说园林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皇家园林为了享乐和炫耀而造,而那些由学者、诗人、退休官员和商人们所建造的,更多是为普通人提供一个“出世”的环境,让人静心沉思。

“来到这里,可以让人们从忙碌而繁杂的外部世界中归隐,在这里,人们可以在享受山水风光的同时,在人文艺术中,追寻智识,沉思,召唤灵性。”陆寻说,这恰恰是四方艺术湖区存在的意义。